

托翁轶影

[苏] 阿·彼·谢尔盖延科 著
陈孝英 程家钧 译

•1256

陕西人民出版社

托翁轶影

〔苏〕阿·彼·谢尔盖延科 著

陈孝英 程家钧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建总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50

统一书号: 10094·587 定价: 2.30元

托翁微观世界的珍奇剪影 (译序)

陈孝英

(一)

为名人立传，有两种基本方法：宏观式和微观式。当我们从卷帙浩繁的列夫·托尔斯泰回忆录中相当充分地认识了这位名作家、大思想家和热情的社会活动家的宏观世界之后，捧读阿列克谢·谢尔盖延科的这本着力展示托翁微观世界的回忆录，不禁使人耳目一新。

这里没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作者驰骋艺苑的艺术家英姿，也没有托尔斯泰主义创始人侃侃说教的哲人风貌。这里只有家庭餐桌旁的长者、文艺沙龙中的智者、俄罗斯大森林的探胜者和庄园曲径的迷路者的一幅幅生活即景。我们看到，他为了不受一碗燕麦粥的诱惑，如此认真地同自己的贪食作斗争；为了满足好奇心，竟略施小技，想方设法去偷爬那架危险的禁梯。他以八旬高龄成功地扮演了风流舞伴的角色；作为闻名遐迩的艺术家和庄园主，竟又兴致勃勃地去钻狗洞。他可以因一段醉人的乐曲或一首美妙的诗歌感动得失声痛哭；也可以在一张“折磨苍蝇”的粘蝇纸前勃然大怒。面对有丧生危险的惊车事件，他可以临危而泰然；而面对

一个朝他屈膝求援的老农，却又变得手足无措，竟至于自己也朝对方跪了下去……哦，这大痛大乐、大起大落的心灵振颤！这童心未泯、一眼透底的水晶般性格！从这些沾满了生活朝露、洋溢着生活情趣的画面里，人们似乎嗅不着“大师”的气息，瞻仰不到“伟人”的丰姿，朝我们蹒跚走来的只是一位充满生命力和人情味的可亲可敬而又可信的鹤发、童颜、童心的老人。这样的形象在我们读过的回忆录中是何等的罕见啊！

诚然，作者并没有忘记表现托翁创造的天才和思想的睿智，但那一无例外仍然是通过一幅幅生活即景式的素描展现出来的。我们看到，他由一簇犁下逃生的牛蒡草萌生了创作《哈吉穆拉特》的最初灵感；又从对一只乌鸦的观察中悟出了“人人均有翅膀，人人都应高翔”的人生哲理。他写作进入亢奋状态，踱步思考时撞到箱子上碰疼了膝盖，还笑嘻嘻地吟诗自嘲；离家出走后，栖身于修道院客栈，沉溺于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还一如既往，字斟句酌地推敲论文，并在写有“肥皂”、“咖啡”、“指甲刷”之类需从家寄物品的清单底下一连记下了四个创作的新题材……

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托尔斯泰不为世人所知的生平材料正在逐年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托翁生活、思想和创作中的“详情细节”就显得弥足珍贵。对于研究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位“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人物”（高尔基语）来说，恐怕不存在什么“没有意义”的细节，因为正是这些貌似琐细的“身边小事”，筑成了通往这位艺术巨匠微观世界的桥梁。

这一幅幅托翁“身边琐事”的素描，不禁使我们想起一种常常为人冷落的奇妙艺术——剪影。剪影与正襟危坐的“标准象”或“×寸脱帽照”绝然不同，它总是避过一个人严肃的正

面，选取比较轻松、俏皮的侧面或半侧面，从最适宜于表现的角度勾勒出人物分明的轮廓，传达出人物绝无矫饰的神态，给人以真切印象和意蕴无限的联想。本书作者正是有意避开人们早已稔熟的正面宏观性描写，选择日常生活中一个个饶有趣味的侧面，将托翁的微观世界如此真切地、多侧面地袒露在我们面前。这本回忆录原名《列·尼·托尔斯泰的故事》，我们几经踌躇，决定改译《托翁軼影》，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不知可曾违拗了作者的本意？

(二)

正如托尔斯泰是一位个性特征极强的艺术家一样，这本关于他的《軼影》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文艺回忆录。

全书由五十二篇长短不一、体例不同的特写或随笔组成。搭眼看来，它与其说是一本完整的回忆录，毋宁说是一块块五彩“积木”拼成的特写集。然而，由于各篇直接或间接地均以托翁作为观察和描绘的中心，每篇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其微观世界的某一侧面，因此，那一块块“积木”犹若一颗颗彩珠，一旦串连起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便不是漫无主旨的松散组合，而是虽“松”而不“散”的有机整体。作者生前曾为本书的篇目排列顺序拟定了三条原则：第一，内容逐渐深化；第二，印象逐渐丰富；第三，一步步接近出走。现在由别人编定的这本书中的各篇正是大体按照这种原则排列的，它以托翁生活事件的年代顺序为经，以作家微观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顺序为纬，从“初识”到“永诀”，从“外貌”、“饮食”到“写作”，从“哈吉穆拉特”到“最后一篇论文”，把这位“伟人”兼“普通人”那复杂微妙、扑

朔迷人的微观世界展现得有条不紊，浑然一体。尽管有些事件、情节或细节在不同的章节时有重复，但由于观察角度和叙述方法各不相同，它们不仅不会让人有重叠、烦腻之感，反而彼此印证，互为补充，使读者透过这面多棱镜，对那位聚焦成像的主人公了解得更加完整、明晰、透辟。

既是“回忆录”，除了被回忆者的形象外，自然也少不了回忆者本人的形象。但我们见到有些回忆录中的回忆者形象往往失之于“粗”和“浅”，缺乏浓度、情致和个性。这本《轶影》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自己的优势。一方面，它是作者“从近处”对作家微观世界进行细密观察的产物，与此同时作者又不满足于摄影师般地再现观察的收获，而是力图将托翁的各种“剪影”在作者自己心灵的屏幕上折射出明晰而生动的影象。不仅作者本人亲睹、亲历的种种事件往往被蒙上一层夹叙夹议的主观色调和浓郁的感情色彩，即便是转述旁人的二、三手材料，也尽量将自己的某些观察、情绪、感受、思索有机地融于其中。从而使各种“过去进行时”的内容染上了“现在进行时”（我们姑且借用英语中的这两个术语）的生动性和真切性，使人读来历历在目，大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本书塑造出来的托尔斯泰，是一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既生活化又艺术化的形象，是呈现在作者眼里、永驻于作者心中的“这一个”托尔斯泰，是作者融汇了十年观察的感受、倾注了毕生仰慕之情的“这一个”托尔斯泰，因而也是在此之前或之后的任何回忆录都无法替代或淹没的“这一个”托尔斯泰。写人时时不忘传之以情，动之以情，力求以情写人，以情动人——这或许正是这本《轶影》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本书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特点：这些特写和随笔并不是事

件发生之后立即撰写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甚至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动笔的。这样，作者便有可能选择一个最佳审美距离，将“睁大眼睛”观察得来的各种素材，再“眯起眼睛”重新加以审视、思考和组合。这就使得这本回忆录既具有从近处观察的优势，又没有视点太促、视野狭窄的局限。从本书的结构看，作者往往将托翁一生各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分别写入一个个不同的专题，例如“外貌”、“感叹词”、“饮食”、“生命的活力”、“考验体力”、“大无畏精神”、“演员气质”、“写作”等等。其中不少专题，既有概略的综述性内容，又有重点事件的精细描摹；既有作者对托翁的入微刻画作骨架，又有同时代人的大量精彩描述为佐证。例如，当描写托翁那双永远闪耀着安详而深邃的思想火光的眼晴时，作者一口气为我们列举了高尔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加尔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老谢尔盖延科、金茨堡、达维多夫、别尔斯等十多位同时代作家、艺术家及亲朋好友关于托翁眼睛的种种印象、议论和描述。此外，作者往往将托翁本人的风貌剪影与作家笔下某些人物的相应言行加以对照。例如，托翁本人在生活中有几个常用的或独创的感叹词，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某些人物的语言中可以找到相映成趣的反映；托翁所主张的和反对的饮食观也可以分别在列文和奥勃隆斯基那里发见深刻的投影；托翁在《赐恩的土壤》这篇特写中所描写的犁地场面，原系作家一段亲身经历的移植；而《哈吉穆拉特》这部中篇，不仅其创作灵感来自托翁的一段轶事，而且它的战斗精神鼓舞着作家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毅然离家出走，“一直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就使得这本回忆录不仅风趣生动，可读性强，而且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特别是由于它首

次披露了某些珍贵的、其他人无法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托翁出走后第二天的情形，他去世之前所想到的最后一批创作题材，以及他最后一次看到莫斯科和莫斯科人的情景），更使本书深为托尔斯泰的各类研究者所瞩目。

凡此种种，不仅构成了这本回忆录引人入胜的特点，而且为我国的回忆录作者们提供了巧辟蹊径的范本。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读到探索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中国文学大师微观世界的剪影录呢？

（三）

要完成这样一部别具一格的回忆录，绝非一件易事，它不仅需要捕捉和传达作家复杂个性的才智，而且需要从近处观察其微观世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恰好，这二者本书作者兼而有之。

在托翁所有的密友和助手中，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谢尔盖延科（1886—1961）大概是年纪最轻、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也是中国读者最陌生的一个。他的父亲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谢尔盖延科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学家和回忆录作家，多年来一直是托翁的至交。小谢尔盖延科十四岁那年（一九〇〇年），由其父介绍与托翁认识，从此便成了这位大师的助手和忘年交。他的正直品性、纯洁心地和杰出才华深得托翁的赏识和钟爱，使他成为托翁最信任的很少几个人之一。这样，他就不仅有可能在托翁一生的最后十年（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而且有机会直接参与这期间托翁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立遗嘱（他是在遗嘱上签名的三个人之一）、出走（他是第一个前去探望的人）、辞世（他是弥留期

间为数不多的几个守护人之一)等等。

小谢尔盖延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敏锐的观察力、出色的艺术表达能力以及惊人的记忆力。托翁曾在给他的挚友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赞叹小谢尔盖延科不管说什么都能讲得“栩栩如生，头头是道”，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并且正在参与人们的谈话”。小谢尔盖延科花了多年时间来撰写这本回忆录，为了力求使它符合原貌，他反复请托翁的亲友和助手们加以补正和鉴定，人们交口称赞了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契尔特科夫说，读这些回忆录，他恍若身临梦境，在他面前又重现了托翁那生动、亲切而又令人不安的身影，如果掺有一丝虚构成分，也不可能造成这种印象。托翁的秘书古谢夫给作者回信说：“我反复阅读您写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故事，对它爱不释手。它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天性中的基本特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异乎寻常的、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说小谢尔盖延科的回忆录是真实可靠的，并不排除本书具有某种时代的烙印。作者与托翁过从甚密的十年，正是这位作家一生中最富有戏剧性或者说是悲剧性的时期。当时，围绕着托翁的文学遗产应归家庭私有还是应属全民所有这一核心问题，以他的妻子索菲娅·托尔斯泰娅为一方，以他的挚友契尔特科夫为另一方，划分为两大阵营，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两派之争使托翁痛苦万分，为此他有时甚至想“离开所有的人”。小谢尔盖延科因一度做过契尔特科夫的秘书，便被“托尔斯泰娅阵营”视为对头。尽管他为人正直，顾全大局，对契尔特科夫的专断作风和倨傲性格亦颇有微辞，但长期所受“契尔特科夫阵营”的影响仍不免会反映到这部回忆录中来。综观全书，他对托尔斯泰娅虽未明显施一贬词，但字里行间挪

输之情却时有闪露。高尔基曾针对契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娅的偏见，公正地指出：“列夫·托尔斯泰的唯一密友、妻子、许多孩子的母亲和家庭主妇的作用，无疑是极为重大的”，仅就多年以来一直与托尔斯泰保持步调一致这一点，就足以“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有权受到一切真诚地或虚伪地崇拜这位天才的人们的尊敬”。毋庸讳言，小谢尔盖延科对托尔斯泰娅的态度与高尔基的公正评价多少是有距离的。

多年来，这本回忆录中有些篇章曾在《新世界》、《星》等苏联杂志上陆续发表，但直到作者一九六一年故世仍未能成书。一九七八年苏联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时，五十二篇回忆录中尚有二十篇系初次发表。本书俄文版序言（作者R·洛姆诺夫）曾断言：“我们的读者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欢迎这本书。”我相信，中国读者——不论是托尔斯泰的研究者、作家、艺术家、回忆录作者还是广大文学青年——也将会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它，并于读完之后在自己心中的托尔斯泰纪念碑前深情地添上一个具有华夏古风的花环。

这是一本作家回忆大师的书，写起来有难度，译起来也无异于“啃酸果”。我的朋友——苏州大学程家钧同志和我初次合作，飞鸿切磋，几易其稿，终于将这个译本奉献在我国读者面前，但愿它不至太悖离作者的风格和托翁的风貌。

为便于研究者查寻，我们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出汉俄人名索引附后。

此书的翻译出版，得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译序的撰写使用了俄文版原序的部分背景材料，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一九八五年秋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目 录

托翁微观世界的珍奇

剪影(译序).....陈孝英

第一章 “奇特的人” (1)

第二章 初识..... (8)

第三章 外貌..... (25)

一、脸庞..... (25)

二、手..... (39)

三、嗓子..... (40)

第四章 感叹词..... (47)

一、“嗯”..... (47)

二、惊叫..... (48)

三、哎呀！..... (52)

四、容易冲动的性格..... (53)

五、粘蝇纸..... (56)

第五章 饮食..... (61)

一、“第一步”..... (61)

二、燕麦粥..... (76)

三、菜汤和稀饭..... (79)

第六章 安乐椅..... (84)

第七章 生命的活力..... (87)

一、舞曲..... (87)

二、钻洞..... (95)

三、沐浴..... (98)

四、烟..... (102)

五、梯..... (105)

六、烤土豆和糖果..... (112)

第八章 考验体力..... (116)

一、割草..... (116)

二、击棒游戏..... (117)

三、锯木..... (123)

四、体力锻炼..... (125)

五、劈柴..... (126)

六、犁地..... (129)

第九章 哈吉穆拉特..... (132)

一、牛蒡..... (132)

二、对弈..... (134)

三、怎么，要安享天年？..... (137)

四、斗争到底..... (137)

第十章 大无畏精神..... (140)

一、在塞瓦斯托波尔..... (140)

二、勇敢..... (141)

第十一章 演员气质..... (147)

一、演员..... (147)

二、巴赫的咏叹调..... (153)

三、侯爵..... (158)

第十二章 列·尼·托尔斯泰怎样讲述

黄瓜的童话..... (160)

第十三章 写作..... (169)

一、工作环境·····	(169)
二、信·····	(174)
三、无意之中·····	(182)
四、一粒种子·····	(192)
五、沙皇出游·····	(201)
第十四章 两个愿望·····	(209)
第十五章 翅膀·····	(224)
第十六章 请求者·····	(228)
第十七章 丘特切夫的诗·····	(235)
第十八章 “巴比伦”·····	(241)
第十九章 送行·····	(252)
第二十章 拒绝骑马·····	(261)
第二十一章 列·尼·托尔斯泰的遗嘱 是怎样写成的·····	(277)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篇论文·····	(282)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些题材·····	(288)
第二十四章 列·尼·托尔斯泰在弥留 之际·····	(299)
人名索引·····	(302)
照片 (23 帧)	

第一章

“奇特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在一九〇〇年。此后十年中，我还多次见过他，直至一九一〇年他去世为止。我记下了这些会见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些随笔，因此它们就象一幅幅速写和素描。不过，在有些篇章中，为了更好地阐明内容，还补充进其他一些人的印象。

我把这位伟人的形象描绘得准确吗？我的观察是否有误？我的速写中是否杂有曲解之笔呢？

为了检验这一点，我曾在不同时期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亲朋好友对我的随笔提出意见，以免有损于准确描绘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形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一位交往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挚友——弗·格·契尔特科夫^①，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为我的随笔作序时写道：“读着这些随笔，我恍若身临梦境之中：在我面前仿佛突然出现了一位故世的密友栩栩如生的形象。有时梦中萦绕的形象竟如此生动，使你感到既亲切又不安。阿列克谢·谢尔盖延科的随笔给我留下的印象正是这样。”

^①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契尔特科夫（1854—1936）——托尔斯泰的密友和信徒，托尔斯泰著作的出版人。——译者注

假如他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描写掺有一丝虚构成分，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印象。”

……人们公认，在我的随笔中，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语言的记述也同样是精确无误的。我想，这是由于我非常善于记住旁人话语的缘故。常有这样的情形：即便很长时间之后，我仍能将听到的内容，甚至是冗长的独白，逐字逐句地转述出来。在随笔中，我力求尽量准确地再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谈话。

我在自己的随笔中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称其姓——“托尔斯泰”，而直呼其名和父名。因为这一称呼在他生前就已广泛流行了^①。例如，在火车上，到处可以听到旅客们这样的交谈：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又病了。”

“您说什么呀？您怎么知道的？”

“报上登的。”

于是，一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便开始议论起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现在在哪里？生了什么病？要紧不要紧？谁跟他在一起？等等。人们从来不称他的姓——“托尔斯泰”，而总是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似乎是在谈论一位大家都熟悉的人。还有时，人们正在为一些原则性问题争论不休，相持不下（这类争论在那个时代是屡见不鲜的），突然有人说：“可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不同。”于是，人们便热烈地讨论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世界观来了。每逢这种场合，尽管不曾提及“托尔斯

^①俄语中对亲近的长者通常不称呼其姓，而称呼其名和父名。

——译者注

泰”这个姓，但人人清楚指的是谁。那时候他的声望极高，以至大多数俄国报纸每年都要把他的诞辰作为全民的重要纪念日加以庆祝。一九〇八年，在他八十寿辰那一天，《俄国言论报》专门增出一期画刊，登载的全是他的画像。在青年时代（那时他还是个无名小卒）的肖像下面写着：“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在中年时代（那时他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文豪，《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的肖像下面写着：“列夫·托尔斯泰”。而在晚年的肖像底下只写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种称呼是他的同时代人习以为常的。俄语中名和父名连用的独特称呼，表示对某人相当亲近。这样称呼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用意也是如此。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卒后，许多人在回忆录中对他也都不称其姓，阿·马·高尔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开头这样写道：

“这本小书是根据我……撰写的一些笔记的片断编成的，那时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住在加斯卜拉……书后附有我的一封未写完的信，此信为我当初得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出走’时所写。”①

高尔基在他的全部笔记中，自始至终连一次也没有称呼过“托尔斯泰”。

为了忠于时代精神，我也恪守当时约定俗成的这一习惯。

我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家人及亲朋好友一样，把他的名字念作“廖夫”，而不是“列夫”。他的最后一批朋友——

①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是托尔斯泰的诞生地和住处。该引文请参见高尔基选集《回忆录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

——译者注

契尔特科夫、比留科夫^①和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②也这样称呼他，我正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在他青年时代，一些熟人也曾这样称呼他，这从阿·阿·费特^③一八五九年一月四日致伊·伊·波里索夫的信中可以看出。费特在信中六次写到“廖夫”，每次都在字母“e”上添两点。^④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民也称他“廖夫”，据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对我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这种民间发音十分欣赏。

在随笔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身上有一些东西使我“惊奇”、“惊讶”、“惊异”。这并非夸张。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有许多人这样谈起过他。一八五七年，他二十八岁时，瓦·彼·波特金^⑤给伊·谢·屠格涅夫写道：“这位智者是何等顽强和坚定，他内心充满了理想，你对此也会感到惊奇的。”（一八五七年一月三日）^⑥

叶·雅·科尔巴辛也给伊·谢·屠格涅夫写道：“此人性

①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比留科夫（1860—1931）

——托尔斯泰之友，第一位托尔斯泰传记的作者。——译者注

②伊凡·伊凡诺维奇·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1864—1940）——俄国教育家、出版家、文学家，托尔斯泰的信徒。——译者注

③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译者注

④见尼·伊·古谢夫《托尔斯泰生平。托尔斯泰艺术天才的极盛期》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出版社1927年版第280页。——作者注
俄文“лев”（列夫）中的“e”上加两点，则为“лѣв”（廖夫）。——译者注

⑤瓦西里·彼特罗维奇·波特金（1811—1869）——俄国作家，政论家、评论家。——译者注

⑥见瓦·彼·波特金、伊·谢·屠格涅夫《未发表的书简》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院出版社1930年版第112页。——作者注